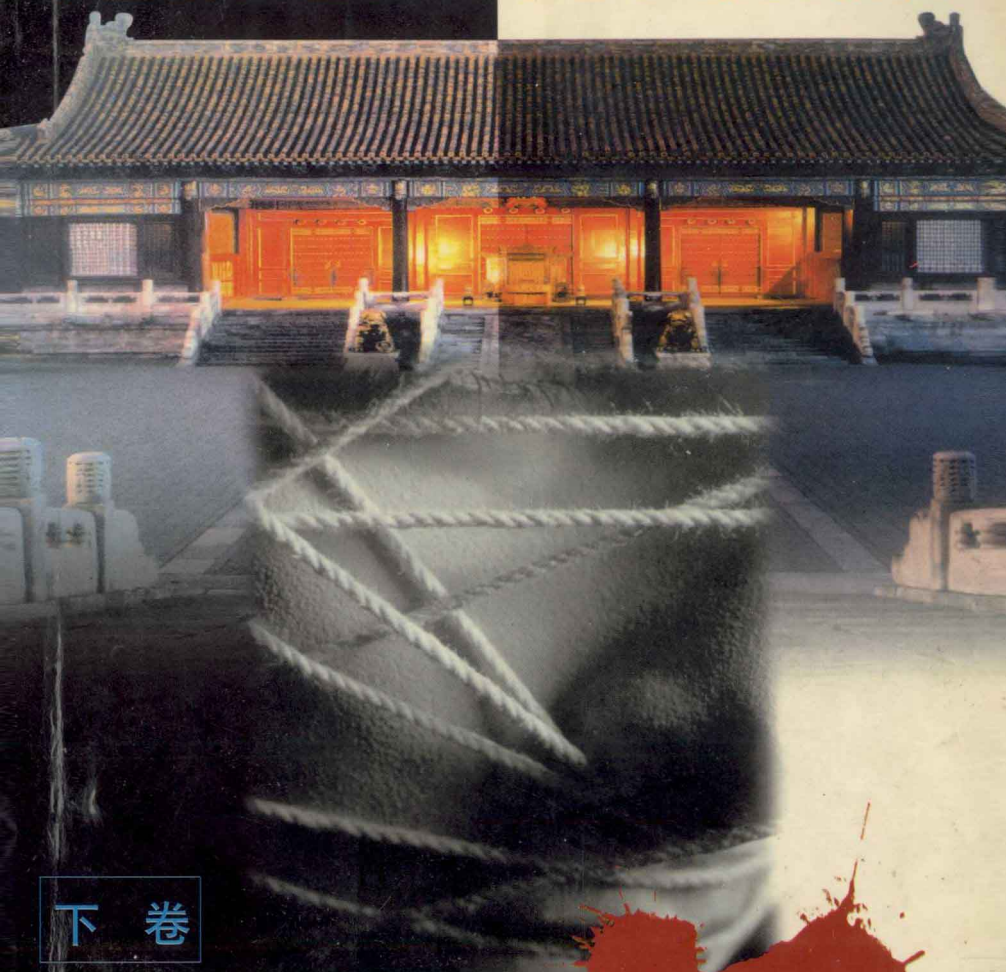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家特务机构



下 卷

东方明 著

西厂与东厂

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家特务机构

下 卷

西厂与东厂

东方明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西厂与东厂/东方明著. —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
1995.5

ISBN 7—5059—2243—2

I. 西… II. 东… III. 历史小说: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5) 第 06210 号

书 名	西厂与东厂
作 者	东方明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
地 址	农展馆南里 10 号 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尹龙元
责任印刷	邢尔威
排 版	北京文籍激光照排中心
印 刷	隆昌印刷厂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字 数	675 千字
印 张	26
插 页	3 页
版 次	1999 年 9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—5000 册
书 号	ISBN 7—5059—2243—2/I·1614
定 价	32.8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

第二十五章

皇帝的梦

早春的太阳，高高地悬挂在湛蓝湛蓝的天空，散射着灿烂的光芒，把紫禁城里一幢幢宫殿顶上的琉璃瓦映出一片碧绿晶莹的光团，炫人眼目，为这座巨大的宫殿建筑群增添了皇家的富丽气氛。

午门外，阔大广袤的阅兵场的南侧，那块镌刻着“文官到此下轿，武官到此下马”大字的石碑南边，每逢乾清宫举行朝会总是黑鸦鸦地停摆着一长溜轿子的地方，这天摆出了一个卜卦摊。那摊主约摸四十来岁年纪，白净面皮，五绺长发剪修得十分整齐，穿一件半旧不旧青灰色袍子，外套玄色小羊皮背心。这副样子，似雅不雅，似俗不俗，稍有气度地坐在摊桌后面。

摊桌上，罩着一块已经洗得发暗的蓝色竹布，上置算盘、罗盘、课筒、字盒、签袋；一根竹竿绑在桌腿上，上面拴着一块白布，上书大字：“卦金一两 有错奉还。”皇宫门前摆卜卦摊，本已是非同寻常事，卦金开价又是一两银子——超过市价三四十倍，而且竟是卜错奉还，这真是罕见的卜卦人了！他那卦摊一摆出来，顿时吸引了不少人，来来往往的好事者莫不驻足，围拢来看稀奇，却是看的人多，问的人少，真请他卜的一

个也没有。

围观人中，有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学究模样的小老头穿着一件旧棉袍，头戴瓜皮帽，手里拄着一根龙竹拐杖。他在卦摊前流连良久，临末道：“口出大言，必有真技！如此奇士，竟是无人识得！只老朽身无分文，否则定当一试。惜乎！惜乎！”言毕，转身欲走。

“这位老先生且慢！”摊主开口道：“既遇知音，在下甘愿奉送一卦。先生要推算什么！”

小老头谢过，说道：“老朽自占一卦：请你推算姓氏，若是算准，今年岁考便能及第；若是算错，则是终生无身登龙门之望矣！”

摊主点点头，请他坐下，把字盒朝他面前一推：“拈个字吧！”

小老头伸出手去，迟疑片刻，手指在盒里捏了又放，放了又捏，如斯七次方才拿了一个纸团，颤颤抖抖地展开来，是一个“三”字。

摊主朝他一打量，笑道：“如此，先生便是姓‘王’了！”

小老头微微一笑：“何以见得？”

“先生拈的是个‘三’字，手里拄着根竹杖，‘三’当中加一根竹杖，不就是‘王’么？”

小老头作揖道：“服了！服了！老朽若是及第，少不得前来拜谢！”遂转身而去。

小老头刚走，有人说：“借光，让一让”，人群闪开处，进来三个人，前面两人，三十来岁样子，一身保镖打扮，后面那人看上去不过二十岁模样，脸白稍长，一双眼睛闪亮有神，穿一身酱色湖绸灰鼠棉袍，上面套一件玫瑰紫猢猻猴风毛坎肩，簇新的六合一统毡帽上打着绛红绒结，一望可知是个游手

好闲的纨绔子弟。那两个保镖，对他执礼甚恭，分开人群后，一左一右护着他来到摊桌前。

一个保镖从怀中取出一块碎银，约摸二三两重，放在桌上：“摊主，请给我家主子推算推算！”

摊主见他出手阔绰，站起来拱手作揖：“公子爷竟欲问何事？”

那公子微笑道：“也测个字儿玩玩吧！你看了字儿能说出我是做什么买卖的吗？”

“遵命！请公子爷坐！”

那公子看了看凳子，也许是嫌脏，摇摇头道：“不坐也罢！”

“主随客意。”摊主把字盒送到公子面前，“请公子爷拈个字。”

公子毫不犹豫，伸手就拿了个纸团，展开一看，是个“巾”字。摊主看了字，又盯着对方凝视片刻，眨了会眼睛说：“见丑了！在下凭一个字还难以断定，烦请公子爷再拈一个。”

公子又拈了一个，却是个“帽”字。

众人见了都笑了，议论道：“不是巾，便是帽，此人看来是个绸布商了！”

摊主站起来，打了个千儿，赔笑道：“公子爷贵不可言，在下推不准了。见丑！见丑！”

那公子笑了，说：“那你给咱算算时运吧，是否有灾难？”

“遵命！”摊主拱拱手，却不再坐下，就站着起了一课，看过卦签后，脸色异样，似惊似怯，沉吟不语。

公子说：“但说无妨，只管直言。”

摊主作了个深揖：“恕在下口冷——从卦指明推算，公子爷主有凶险。”

“什么?”公子似乎一惊。

保镖喝道：“休得胡言!”再要说什么，被公子一个眼色止住。

“你说说我几时会有凶险?”

摊主说：“从卦象看，时间不甚清楚，似是三年前，又似三年后。”

公子笑了：“哈哈!好玩得很哪!”转脸向保镖吩咐道：“赏!”

一个保镖从怀里掏出一个十两银元宝，放在先前给的碎银旁边：“你交财运啦!”

摊主大出意外，一怔之后，慌忙深躬作谢，等他直起身子，那三人已经走了。

众人议论：“这公子爷好阔气哪，真不知家里是做什么买卖的!”

摊主急急忙忙收拾东西，边解拴竹竿的绳子边说：“做买卖?他是当今天子!”

“啊!!”围观者大惊。有人问：“你怎么知道?”

“我请他连拈两字，一是‘巾’，一是‘帽’，‘巾’字上面戴帽子，他又不肯坐下，是立着拈的，不正是个‘帝’字吗!”

众人恍然：怪不得摊主说过“贵不可言”后，便再也不敢坐下了!有人说：“看他那年岁，不离!当今在位的熹宗皇帝，正是这么个年龄。”

“那气派，也是帝王样子!”

一个粗汉问摊主：“你算出他有凶险，是真的吗?”

摊主说：“天机不可泄漏也!”言毕，拿了东西就走，连桌、凳都不要了。

此时，那个求卦的“公子爷”，正跨进西华门。他，确是

明王朝的第十五个皇帝——熹宗皇帝朱由校！

西华门内，早已等了一长溜太监，见熹宗皇帝进宫，一齐伏地叩首。熹宗帝睁大眼睛扫溜了一下那支长长的队伍，说声“平身吧”，走向乘舆，踩着个太监的背进到轿内，稳稳地坐了下来。

皇帝的随侍小太监天然儿在轿前打了个千儿：“万岁爷，请旨：发驾何宫？”

熹宗帝低声道：“去御花园！”

“遵旨！”

“起轿，发驾御花园！”

熹宗帝去御花园，不是为了游玩，而是为了做他的木匠活。他，是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“木匠皇帝”。

熹宗帝做木匠，据史籍记载，其由来是这样的：朱由校从小性格内向，沉默寡言。这种性格使他自幼孤零，尽管贵为太子，身边太监成群，只要他愿意，随便怎么玩法他们都是极情愿奉陪的，但他却不喜欢玩。童年朱由校的大半时光都是在宫内的木工房里度过的，他喜欢终日待在工匠身边，看他们做木工活，乐此不疲。稍大，朱由校便跃跃欲试，让工匠给他制作了小工具，兴冲冲地干起木匠活来。他在这方面的天赋是惊人的，仅仅半年，就己能熟练自如地操作各种木匠工具；八岁时，己能独立制作椅子、桌子；十一岁，自己设计制作了一间精致、美观的小木屋，里面还有全套宫廷家具，所有的漆匠活也都是他自己完成的。这时的朱由校，做木匠、漆匠的技术水平，已经达到御用工匠的标准了。朱太子对木匠活的爱好，超过了世间所有的事物，以至于五年后他十六岁时，命运把他推上皇帝位置之后，他的思维还未尝来得及完成这个转变。于是，他便一面做皇帝，一面做木匠，皇帝做得草率而马虎，木

匠做得认真而细致。

朱由校的皇帝位置，得来不轻松。公元 1620 年对于大明王朝说来，似乎是一个大苦大难的年份。这一年，共死了两个皇帝，一个是万历皇帝神宗朱翊钧，一个是泰昌皇帝光宗朱常洛。光宗皇帝登位仅八个月就一命呜呼，按照皇位继承惯例，应当由其长子朱由校接着当皇帝。但光宗帝生前所宠爱的李选侍（即没有封号的宫嫔）勾结神宗帝遗孀郑太贵妃，企图将拥兵洛阳的福王朱常洵推上皇位。这个消息被东林党人杨涟、王之采等人知晓，当即邀集百官闯宫，在太监管管王安的配合下，粉碎了李、郑的阴谋，拥戴朱由校登上了皇位。熹宗帝即位后，按功论赏，重用东林党人。东林党人位居重臣，面对着熹宗帝的“身兼两职”现象，哭笑不得，为大明兴旺发达计，自是要上奏劝谏，但熹宗帝却不以为然，一笑了之：“朕嗜做木匠活，系效同祖先武宗皇帝也！”

明武宗朱厚照是大明王朝的第十一个皇帝，他也是个“身兼两职”的真命天子，不过他不是做木匠，而是做生意。武宗帝在位时，命令内侍辟出宫廷一角，按照京城市肆样式布置起来，自己充任老板，亲自站柜台，命嫔妃、太监、宫女扮作顾客，以真银两购真货。武宗帝老板做腻了，就命嫔妃、宫女、太监开店，自己穿了商人的服色入市买卖，还学市人讨价还价，争吵不已，让宦官装作市正来调解。武宗帝还在市中开设酒店，让宫女扮作垆妇女。武宗帝一到，“垆妇女”便牵住他的衣服入内，大吃大喝，醉了便在其中住宿。其时大明气数未尽，武宗帝如此胡作非为，竟然也将朝政搞得下去。所以，熹宗帝要以此为理由反驳，阻住一班大臣的劝谏。大臣们听了，寻思熹宗帝的作为比起武宗帝来总要好得多，于是也不再多言，由朱由校做他的木匠、漆匠。

当下，轿子抬到御花园“千秋亭”旁边的草坪上，熹宗皇帝下来。那里，太监早已摆好做木匠活的排场，熹宗帝一下轿，几个太监上前，服侍他脱下微服出宫游玩的那身袍子，换上了短装束，他便走到作凳前，抄起木匠工具干起来了。

今天，熹宗帝想做一个书橱，木料都是预先由宫内工匠破开了的，他只消根据自己定下的尺寸锯断，刨光，然后凿出一个个榫眼，再拼拢敲实就可以了。皇帝此时成了一名普通的木匠，他时而单腿独立，用另一条腿踏压住木料，双手用力拉动锯子，把长木料分锯成一段段短木料；时而弯着腰熟练地推动刨子，随着一条条刨花从刨槽里源源不断地吐泻出来，原先凹凸不平而又粗糙的木料变得光滑平整；时而坐下，用大腿压住刨光的木料，一手持凿子，一手握斧头，有条不紊地凿出一个个榫眼。他干得极认真，极专注，几乎到了全身心投入的状态。

熹宗帝干了大约一个时辰的木匠活，觉得累了，便放下手里的斧子，往旁边挪了几步。侍立一侧的太监知道皇上想休息了，马上搬过椅子来。熹宗帝坐下，接过宫女奉上的杯子，喝了几口香茗，又用香味四溢的绸巾拭去脸上沁出的细碎汗珠，睁着一双大大的、黑白分明的眼睛，笑吟吟地打量着自己亲手设计、已经制作了大半的书橱。

那几个太监，惯于奉承，精于拍马，见皇上一脸喜色，知道他对自己的手艺甚是满意。当下便你一言他一语，争先恐后大吹法螺。这个说皇上的手艺真正称得上鬼斧神工，即便是当年的鲁班爷见了，也定会自叹不如。那个说万岁爷的手艺，当属天下第一，别说一个书橱了，就是造一座皇家宫殿也不在话下……几个人正说得起劲，熹宗帝却已经斜倚在椅子上，双目紧闭，鼻腔中呼呼有声——已经打起盹来了。太监们如同听见

了紧急命令，立刻一齐咬住了舌头，面面相觑，微微摇头。如果把他们脸上的皱纹汇集起来，就会发现是两个大字：糟糕！

皇帝睡觉怎么叫“糟糕”呢？这里面自有情由。原来，熹宗帝自幼体质较差，伤风咳嗽不断，隔三差五发热卧床。自十六岁登上皇位后，又贪女色，小小年纪大服春药，结果把身体越搞越糟。试想，如此体质，初春的天气如何能在草坪上和衣而寐？这一个盹，所带来的后果只怕又是一场不轻不重的毛病！当然，解决的办法是有的，只消把随侍太监准备着的皮大衣或者丝绒被给皇上盖上去就行了。但是，问题在于没有哪个太监敢上去试一试。熹宗帝睡性极短，他即便在沉沉酣睡中，旁边一个小小的声响也很容易把他惊醒。这时，制造这个声响的事主就倒霉了，重则处死，轻则鞭笞。盖件御寒被要冒这么大的风险，当然无人敢上，难怪各个要暗说“糟糕”了。

不过，不给皇帝盖上御寒被也不行。皇帝受了寒，生了病，处罚起来也不轻。这事总得有个解决的办法，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。这个办法是现成的，不过需要在场的太监合伙凑一份银子出来。原来，熹宗帝有个乳母，名叫客巴巴。也许是从从小就吮客巴巴乳汁的缘故，熹宗帝和客巴巴特别亲热。他长到十二岁，其木匠、漆匠的技术水平已经及得上御用工匠时，每天晚上还必须和乳母同卧一床才肯入睡。十二岁后，朱太子虽然单独睡觉，但客巴巴仍须在外间陪伴。直到他做了皇帝，才算和乳母分开。不过，熹宗帝仍将客巴巴留在宫里，赐封“奉圣夫人”，客巴巴成为皇帝的亲信人物。朱由校做皇帝后，有时火气很大，但他从未对客巴巴发过火。所以，太监们瞅准这一点，经常请客巴巴为他们做一些容易惹恼熹宗帝的事。当然，客巴巴不是尽义务的，她每次都伸手向太监要一份“辛苦钱”。

现在，太监们遇到了难题，只好又去请客巴巴出场了。

这时，劳作了一个时辰而感到疲惫不堪的熹宗帝已经睡熟了，并且开始进入梦乡。虽然贵为天子，但是做起梦来，和常人并无区别，熹宗帝做了一个普通的梦——

深夜，十六岁的太子朱由校在寝殿里睡觉。太子躺在罩着淡昏色的薄纱锦帐的床上，他患着神经衰弱症，上床许久还未能入睡。他翻了个身，将锦衾裹了裹，闭着眼睛，目光透过薄如蝉翼的锦帐，望着床头案几上的那盏孤灯。片刻，耳朵里传来极轻微的脚步声，太子知道那是乳母客巴巴正朝床边走来。十多年来，客巴巴养成了一个习惯，太子不睡，她决不会休息，必定一次次地轻轻挨过来察看。今晚，太子已经记不清她这是第几次过来了。他心里觉得似乎有些过意不去，便合上眼睛装睡。脚步声来到床前，停了下来，太子感觉到锦帐被挑开了，一股异样的气味扑鼻而来。噢！乳母身上咋会有这种怪味？太子禁不住睁开眼睛察看，借着纱灯泛出的烛光，他看见床口扯开的锦帐处半蹲半站着一只通体漆黑的、个头不大的猴子！

“啊?!”太子大为震惊，宫内只喂养猫，并不饲养猴子，这畜生是从哪里来的？

猴子听见太子的怪叫声，马上作出反应，两只前爪并举，伸出长长的、尖尖的爪子，直直地朝太子的一双眼睛插来，分明是要剜去两个眼珠子！朱太子大骇，用带着哭腔的声音大呼“救命”。就在猴子即将扑抵面门的一瞬间，那畜生突然发出一声短促而尖厉的惨叫，满头污血直流地滚下床去，死于地下。

坐在寝殿门口的客巴巴和典膳太监魏忠贤听见声响，双双飞奔进殿，抢到床前来察看。客巴巴张开双臂，搂住扑向她怀里的朱太子，不住声地叫唤着：“太子！太子！”

朱太子紧紧抱住客巴巴，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床前地上的血淋淋的死猴子，嘴里叫着：“乳娘，我怕！我怕！”

突然，锦帐无声地塌了下来，把朱太子的人整个儿地罩住，只露出一个脑袋。太子又是一凛，浑身颤抖不已，睁开眼睛一看，面前站着乳母客巴巴，她正把一条丝棉被披在自己身上。朱由校惊魂未定，目光从客巴巴脸上移往脚下的草地，想寻找那头奇怪的猴子，地下当然什么也没有。

客巴巴见自己惊醒了熹宗帝，脸上显出不安的神色，马上跪了下来：“奴才犯了惊驾之罪，罪该万死！”

熹宗帝定定神，总算从梦境回复到现实中来了，挥挥手道：“无碍。乳母平身。”

侍立周围的太监闻听此言，一个个如释重负，吁出一口气来。客巴巴向皇帝请了个安，站起来道：“御花园风大，皇上不该久待，还是进屋里去吧。”

熹宗帝掀开身上的被子，站了起来：“也好。嗯，乳母，你同朕一起去吧，朕有话要问你。”他想起了先前在午门外卜的卦，和刚才的梦联系起来，不禁觉得奇怪，既然梦里有客巴巴，那就叫她解释一下是怎么回事吧。

太监簇拥着熹宗帝回到乾清宫。皇帝挥手屏退众太监，独独留下客巴巴，一声“赐座”，早有宫女端来铺着厚厚锦垫的圆凳。客巴巴重新请了安，在熹宗帝下首坐了下来，两眼望着皇上，心里猜测着单独召见自己的用意。熹宗帝并不急着开腔，他双手捧着宫女奉上的鎏金瓷杯，小口呷着人参汤，一双眼睛打量着乳母。客巴巴这年三十五岁，由于长期过着养尊处优的日子且保养得法，她的外貌比实际年龄看上去起码年轻五六岁。她长得很漂亮，一张敷过淡妆的瓜子脸上，匀称地分布着标致的五官，那双大大的丹凤眼尤其引人注目，瞅起人来不

时流露出浓郁的风情。客巴巴见熹宗帝瞅她，便垂下了目光，虽说皇上是自己奶大的，但她毕竟不敢公然放肆，以目对目。这时，熹宗帝开腔了：

“乳娘，刚才朕做了个梦，想让你给占祥占祥。”

“奴才遵命。”

熹宗帝一说梦境，客巴巴脸色骤变，她来不及思考，脱口而出：“万岁爷做了这样的梦？”

“此梦如何？与朕不利？”

“不！不！奴才是说万岁爷真是聪颖过人！”客巴巴强迫自己镇定下来，她的脸已经涨得绯红，鼻尖、额头沁出了极细的汗水。

熹宗帝一怔：“此话怎么说？”

“因为这个梦和十年前发生的一件事几乎一样，那时，宫里确实饲养着猴子。有一天晚上，一只顽皮的黑猴从笼子里逃出来，闯进慈庆宫。当时，奴才正在给万岁爷喂奶，那厮竟然扑上来竟欲和万岁爷争食。奴才一边护着皇上，一边大叫。护宫太监闻声赶来，用棍棒将那厮当场打死了。这件事发生后，神宗先帝降旨不准宫内饲养猴子。”客巴巴说到这里，轻喘一口气，咽了口唾沫，想了想又补充了一句：“这件事已经过去十年，万岁爷当时又还小，却全然记得这么清楚，真是聪颖过人啊！”

熹宗帝眨巴着眼睛：“乳娘此话当真？”

客巴巴站起来，双膝跪地：“奴才不敢欺骗万岁爷。”说着，她扯开了自己的衣服，露出洁白细嫩的胸脯，“请万岁爷龙目验证，这上面还留着当时被猴爪子抓过的疤痕哩！”

熹宗帝定睛看去，客巴巴那对乳房仍和几年前一样丰满，也许是她近两年来开始发福的缘故，似乎比他记忆中的还大了

些，因而不那么饱满，微微向下垂着。皇帝的目光停留在左侧的乳房上，那上面果然有数道浅浅的、细长的疤痕。熹宗帝点点头，打了个手势：“平身！”

宫女把客巴巴搀起来，帮她系上钮扣。客巴巴脸上恢复了正常的白净，眼睛里微露笑意，瞅着熹宗帝，静候下文。熹宗帝站起来，背着手在室内踱了一会，突然开口发问：“朕刚才的梦里还有魏忠贤，当时他也在场吗？”

客巴巴的脸上又泛红了，眼光立即从皇帝脸上移开，回答道：“魏忠贤当时还没进宫，他是那件事发生后的两个月才进宫当太监的。”

熹宗帝微微颌首：“朕知道了，你跪安吧。”

客巴巴走后，熹宗帝移步御书房，在硕大的紫檀木书案前坐下，默默地沉思着。他从这时才开始真正对刚才做的那个梦产生兴趣，这是从观察了客巴巴的乳房后才开始的。他以一个长期“吊线”而练就的能工巧匠的敏锐眼光，看出了客巴巴乳房上疤痕的破绽，那疤痕细而长又是那么浅，显然不是猴子爪所为，倒很像是猫爪子抓的。而且，他和客巴巴同床睡到十二岁，每天都是手抚那对乳房入睡的。在他的印象中，乳母的两个乳房一向很光滑，从无疤痕，那疤痕显然是近几年里留下的。这样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：乳母为什么要欺骗自己？这个欺骗的背后是不是隐藏着什么不能被他所知晓的秘密？

熹宗帝觉得有些烦躁，他站起来，走到书架前，随手抽出一本书来，翻了两页，扔在桌上，心里有了主意：梦里还有魏忠贤，何不把他召来，也问上一问。

熹宗帝轻轻咳嗽了一声，一个太监无声无息地出现在御书房门口，跪地请示：“万岁爷……”

皇帝摆摆手：“即刻宣魏忠贤进宫！”

“遵旨！”

大约过了半炷香时间，熹宗帝亲自封任的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大臣魏忠贤来了。魏忠贤原名李进忠，河间府肃宁县人氏。他的父母都是走江湖的戏子，他自幼跟着父母四处闯荡，诗书不读，却十分伶俐，极善于拍马奉承。魏忠贤当太监，实是出于偶然：神宗万历十七年间，他随母亲来北京投亲，在客店里住了些日子。魏忠贤生性顽劣，闲着无事，便搭识了一班北京城里的无赖光棍，和他们混在一起，专门抓骰子、斗纸牌，终日赌博狂饮，惹事生非。有一次，魏忠贤酒后赌博，酣战两天两夜，大败，欠下一笔吓得煞人的巨款。赌徒们限他三日之内必须还清赌债，否则就剁去他的手足。魏忠贤是个穷得不名一文的角儿，哪里拿得出银子还债？看看限期将至，魏忠贤寻思“三十六计，走为上计”，与其坐等厄运，不如一走了之。但这条“上计”实施起来却有困难，原来那班赌棍早就料到魏忠贤有这着棋，已经派出小喽啰在各个城门口守着，阻拦魏忠贤出门。魏忠贤万般无奈之下，寻思与其剁四肢成为废人，倒不如净了身入宫去当太监。主意打定，魏忠贤将身边惟一值得几文钱的一顶狗皮帽送进当铺，典得几文小钱，换了半斤烧酒，就着几根咸萝卜条一气喝下。在半清醒半糊涂状态中，魏忠贤用生牛皮筋将自己的两条腿分开，牢牢地绑在磨盘石上，背脊死死抵住墙角，举起石锤，狠狠地冲两腿间的睾丸砸去。他被撕心裂肺的巨大疼痛推向昏迷，当他在半个时辰后苏醒过来时，马上挣扎着站起来，毅然迈开了步伐，带着一脸决然的神态走向皇宫。当时，魏忠贤所想的只是求得终生屈辱的苟活，没有想到这个行动竟会给自己日后带来荣华富贵。那一年，魏忠贤二十二岁。

魏忠贤刚进宫时，不过是一名听人差遣、受人欺压的小太

监，他被派到内廷隶属司礼监掌东厂的太监孙暹手下当差。魏忠贤是何等角色，待了不到半年就发现缩在孙暹手下必定永无出头之日，于是，他开始动起改换门庭的主意来了。当时，朱由校还未当皇帝，连他的父亲朱常洛也还不过等着继承皇位，他不过是皇长孙。但是，魏忠贤硬是眼光独到，他把宝押在这位皇长孙身上。为此，魏忠贤发挥了他自幼练就的拍马奉承本领，千方百计寻找机会拍上了深受神宗皇帝恩宠的大太监魏朝的马屁。为了讨好魏朝，魏忠贤将自己原先的名字李进忠废弃，而改名魏忠贤，认魏朝为义父。魏朝把这个伶俐透顶的儿子推荐给朱由校的母亲王才人，魏忠贤终于当上了为王才人管理伙食的典膳太监，从此便有机会不断接近皇长孙朱由校。

公元1620年农历九月，光宗帝朱常洛突患重病，不到几天便到了日暮西山、气息奄奄的境地。朱常洛不省人事后，其宠妃李选侍勾结郑太贵妃，准备把郑太贵妃所生的驻守洛阳的福王朱常洵推上皇位。为了控制局面，李、郑派掌事太监去朱由校所住的慈庆宫，假传圣旨，要太子速去乾清宫。其时，朱由校重病在身，正在昏睡，却也没奈何，糊里糊涂被弄到乾清宫，他一进宫门便被软禁。篡位之危被执掌全宫太监大权的老太监王安察知，为了扭转局面，他决定联系东林党人，赶在福王回来之前来个“百官闯宫”，迅速拥戴朱由校按祖制继位。李选侍、郑太贵妃也料到会有此着，事先已经控制宫中与外面的出入要道，严禁太监出入紫禁城。为此，王安需要物色一个应变能力强的伶俐角色混出宫门，去向东林党人报信。经过反复考虑，王安把此事交给魏忠贤去办，魏忠贤连夜秘出紫禁城，完成了使命。这样，命运把魏忠贤推上了历史舞台。东林党人的闯宫行动获得成功，朱由校登上了皇位，按功论赏，大功臣魏忠贤被任命为“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大臣”，执掌东